

刘其文 主编

西方社会科学概览

• 经济发展卷 •

经济发展和谐论

河南人民出版社

刘其文 主编

西方社会科学概览

○经济发展卷○

经济发展和谐论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社会科学概览·经济发展卷/刘其文主编.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 - 7 - 215 - 06127 - 9

I. 西… II. 刘… III. 社会科学 - 概况 - 西方国家
IV. C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3806 号

编委会主任

刘其文 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副主席

编委会副主任

岳文海 河南省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

欧继中 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世伟 河南省煤炭工业局副局长

王成志 中央党校教务部助理巡视员

编委会成员

周立 刘殿敏 张继红 王志远 陈星

刘向阳 阎荣舟 杨银海 施新州 马龙虎

张俊华 薛泽海

策划

王丽

序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是发展潮流,给各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然而,全球化就好比一把“双刃剑”,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20多年的改革发展历程表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影响着世界,世界也影响着中国。我们只有深入认识外部世界,才能更好地利用一切人类文明发展中积累的优秀成果,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是西方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问题,反映了一定阶段内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其中既有各国的特殊经历,也有相应时代的普遍规律。所归纳的诸多理论,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闪烁着智慧的火花。西方社会科学知识,是人们探知社会演变与发展理性的成果总结,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曾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实践提供了方向和指导。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作为变革的实践者们,为持续稳定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要了解并掌握国外社会科学领域中业已形成的诸多理论成果及新进展,必须要借鉴西方先进的社会科学知识与理论,通过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文明,丰富、开阔我们的视野,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我国社会的发展问题,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开拓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提供有益的思路。

西方社会科学虽非高深莫测,但是涉及众多领域和学科,若想在短期内对其全面而系统的把握,也非一蹴而就。特别是广大领导干部,在现代化建设中担负着重要的任务,更需要了解和掌握一些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和理论。但是,很多同志往往缺少系统学习的时间和必要的学习指导,要自修内容庞大而繁杂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确非易事。《西方社

会科学概览》一书,就是编者为广大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者,开辟一条捷径,使他们较快地掌握必要的西方社会科学知识,而奉献的一份礼物。

本书的编者,多为工作在经济、社会建设一线的实际工作者与理论工作者,以及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东北财经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从事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深入研究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以社会科学的基本要领为立足点,采用事论结合、以史为线的编写方式,精选了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各个发展时期,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和思想,结合历史与现实背景,对经典名著进行解读,对主要理论予以阐释,对重要人物予以介绍。

本书分为《经济理论卷》、《经济政策卷》、《经济发展卷》、《政治卷》、《公共管理卷》、《企业管理卷》、《科技与教育卷》、《法律卷》、《哲学与宗教卷》、《文学与艺术卷》10卷;涵盖了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哲学、艺术、法律、科教与管理等方面,具有综合性、开放性和跨学科性。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知识的介绍,既恪守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又不拘泥于西方学者原有的表达方式。内容全面、系统,语言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表达严谨,可读性强。

希望广大读者在阅读本书过程中,从中系统地学习到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掌握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思考并领会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汲取具有普遍意义的精髓,从中获取灵感与启发;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环境,灵活地把西方社会科学知识运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经济发展的恩赐——自然资源	(14)
第一节 从自然物质到自然资源	(14)
第二节 不生不灭的土地	(20)
第三节 可耗尽的矿藏和可再生的生物	(30)
第四节 环境资源	(33)
第五节 牧童经济和宇宙飞船经济	(35)
第二章 为物质资本而战——都市的繁荣	(38)
第一节 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	(38)
第二节 斯密的经济增长思想	(46)
第三节 李嘉图的经济增长思想	(54)
第四节 哈罗德—多马模型	(59)
第五节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介绍	(61)
第三章 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人的“两面性”	(63)
第一节 人力资本理论的演进	(63)
第二节 舒尔茨及其人力资本理论	(68)
第三节 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与演进	(73)
第四章 神奇的金融资本——新世纪的“金符号”	(77)
第一节 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	(77)

第二节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发展理论	(83)
第三节 麦金农·罗纳德的金融发展理论	(86)
第四节 米什金的金融发展理论	(89)
第五章 经济增长中的技术推动力——报酬递增的源泉.....	(102)
第一节 走出经济增长的死胡同.....	(102)
第二节 经济发展:技术、技术,还是技术	(111)
第三节 持续增长的推动力:技术进步	(128)
第六章 经济发展史上的结构主义.....	(138)
第一节 忽视结构要素的古典经济理论	(139)
第二节 结构主义的诞生与繁荣	(142)
第三节 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逻辑	(152)
第四节 结构理论的发展与繁荣	(156)
第七章 发展中的制度——打破“神圣的庙坛”	(173)
第一节 制度的发现:从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到 新制度经济学	(173)
第二节 制度的作用:经济发展中的内在动力	(180)
第三节 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中突起的“异军”	(188)
第四节 三力合一,共促发展	(202)
第八章 可持续发展——文明的复兴	(208)
第一节 对文明冲动的惩罚	(209)
第二节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	(215)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历程	(225)
第四节 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及原则	(232)
第五节 发展中国家的行动:障碍、原则及基本思路	(236)
后 记	(239)

导 论

发展与和平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人类的社会进步与和平崛起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对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复兴和腾飞,发展更为迫切和重要。发展经济学是探讨一个较为落后的国家向经济发达状况发展转变的一般趋势和规律的科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中国在经济现代化即赶上发达国家发展水平这样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中,有资金、投资、外资利用、科技、农业发展、工业化、城市化、人口、规模经济、外贸战略、产业结构、债务、市场发育、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相互密切联系的问题值得去思考、分析和解决。发展经济学总结经济发展一般性的规律,形成关于发展的理论,为思考和解决诸多相关 MD 的发展问题提供思路。发展经济学区别于政治经济学的是,前者主要从财富和福利的增长角度考虑问题,后者主要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入手;发展经济学区别于宏微观经济学的是,前者研究经济长期的动态过程,而后者主要分析经济短期的静态运行过程。因此,发展经济学是其他综合经济学替代不了的一门经济科学。

发展的含义

1. 传统的经济衡量方法。

从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说,“发展”在传统上意味着一个最初经济条件或多或少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国民经济,具有能够产生和支持每年 5%~7% 或 7% 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能力。在衡量一个国家能够以比人口增长率更快的速度扩大它的产出能力时,人们一直选择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作为通用的经济发

展指标。实际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水平和增长率(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货币增长率减去通货膨胀率)通常被用来衡量一国居民的总体经济福利,就是说,对一个普通公民来说,有多少实际产品和服务可供消费和投资。

经济发展在过去一般也是按照生产和就业结构的有计划变化——农业部门比重减少,而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增加——来理解的。因此,发展战略通常是集中于迅速的工业化,而往往以牺牲农业和农村发展为代价。最后,这些关于发展的基本衡量办法往往要参考一些社会指标加以补充,如识字率、正规教育、卫生健康条件与服务、住房条件的改进等。

但是,总的来说,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发展几乎总是被视为一种经济现象,即迅速取得的总量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或者以就业或其他经济机会的方式,逐渐地惠及到人民大众,或者为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更广泛的分配创造必要条件。为“完成增长的任务”,贫困、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都是第二位重要的。

2. 发展的新经济观点。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确实实现了它们的经济增长指标,但是,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却基本上依然如故。这种情况暴露出发展的狭义定义很不恰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现在大声疾呼要“把国民生产总值赶下台”,并要求加强直接解决普遍存在的绝对贫困、日益增大的不平等收入分配和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总而言之,在 70 年代经济发展已开始按照在增长的经济范围内减少和消灭贫困、不平等和失业方面重新加以定义。“从增长中进行重新分配”已经成为一个共同的口号。达德利·西尔斯(Dudley Seers)教授非常简洁地提出了有关发展含义的基本问题。他断言:“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所提出的问题是:贫困发生了什么变化? 失业发生了什么变化? 不平等发生了什么变化? 如果这三方面都从原来的高水平上下降了,对这个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个发展时期。如果这些中心问题的一个或两个方面的情况越来越糟,特别是,如果这三个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糟,即使人均收入增加一倍,把它叫做‘发展’也是不可思议的。”以上的推断并非是毫无根据的推测,或者它是对某种假设情况的描述。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在 60 和 70 年代期间取得了相当高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但在最低层 40% 的人口的就业、平

等和实际收入方面却很少或根本就没有什么改进,甚至实际上下降了。从早期的“增长”定义来说,这些国家是在“发展”中,但以最近的贫困、平等和就业标准来衡量,它们并没有发展。在 20 世纪 80 年代许多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变为负数时,不少国家的政府,面临日益增长的外债问题,被迫砍掉原来就很有限的社会和经济计划,形势就进一步恶化了。

但是发展现象或长期不发达状况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对收入、就业和不平等的简单衡量。不发达是世界上 30 多亿人民实际生活中的严酷事实,既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国民贫困状态。正如丹尼斯·古雷特生动描绘的那样:

“不发达是骇人听闻的:它是肮脏、疾病、不必要的死亡和绝望,所有这些东西!如果不发达对一个人来说只是反映低收入、很差的住房、儿童死亡或就业不足的统计数字的话,他是不会理解的。最富于感情的观察家也只有在亲自经受或设身处地经受‘不发达的震动’之后,才能客观地谈论不发达问题。当一个人被带入‘贫困的文化’普遍流行的情绪中时,他就会受到这种独特的文化的震动。而那些生活在赤贫之中的人,当他们自己开始认识到他们的生活既是非人的又不是不可避免时,他们感受到的就是截然相反的震动。……不发达的感觉是在疾病与死亡面前一种个人和社会的无能为力感,是当一个人摸索着认识变革时的茫然无知感,是对控制事态进程起决定作用的人的屈从感,是在饥饿和严重自然灾害面前的绝望感。长期贫困是一种残酷的地狱;人们只把它当作一件客观事物看待时,是不能理解这个地狱是多么残酷的。”

在 1987 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埃德加·欧文斯仁提出了同样的论点:“经济学家把发展看作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练习,与政治思想、政府的形式和人民在社会中的作用无关,现在该是我们把政治和经济理论结合起来考虑问题的时候了——不仅考虑社会能够变得更有生产力的方式,而且考虑社会应该变得更有生产力的质量:人的发展而不是物的发展。”

20 世纪曾经在 80 年代期间支持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世界银行,也加入持有更广观点的观察家行列。1991 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发展的挑战就是改善生活质量。特别是在世界贫穷的国家中,更好的生活质量要求有更高的收入,但是,它包含更多的内容。它把更好的教育、更高的卫生和营养水平、更少的贫困、更清洁的环境、更多的机会均等、更

大的个人自由和更丰富的文化生活等都包括在目的之中。”

因此,发展必须既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重要变化的多方面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发展必须体现变化的全部内容。通过这种变化,整个社会制度顺应制度内个人和社会集团的多种多样的基本需要和愿望,从广泛被认为不满意的生活条件转变为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被认为更好一些的生活条件和状况。

3. 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

当我们把发展作为整个社会和社会制度持续地走向“更美好”或“更人道”的生活来讨论时,能否把我们所说的发展含义解释清楚或使这一概念的内涵扩大?什么是美好的生活?这是一个与哲学和人类一样古老的问题,一个必须在人类社会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不断地加以重新评价和回答的问题。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今天的正确答案并不一定要像几十年前的答案一样。但我们同意古雷特教授和其他一些人的观点,要理解发展的“内在”含义,起码要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或核心价值作为基础和实际指导方针。这三个核心价值是生存、自尊和自由,它们代表了所有个人和社会追求的共同目标,它们与在几乎所有社会和文化中始终表现出来的基本人类需要密切相关。因而,下面我们依次对它们进行讨论。

(1) 生存:提供基本需要的能力。

每个人都有某些基本的需要,没有它们就不能生存下去。这些“维持生命”的基本人类需要无可置疑地包括食物、住房、健康和保护。当其中任何一种缺乏或严重供应不足时,“绝对不发达”状况就存在。因此,所有经济活动的一个基本作用是向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克服由于缺乏食物、住房、健康和保护引起的绝望和痛苦的手段。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说,经济发展是改进生活质量即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社会和个人水平上持续不断的经济进步,实现人的潜能就是不可能的。很清楚,一个人必须“有了起码的生活条件,才能得到更多的东西”。因此,增加人均收入,消灭绝对贫困,增加就业机会,减少收入不平等构成了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2) 自尊:要被当做一个“人”来看待。

美好生活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自尊,即一种觉得自己有价值和自尊

感,而不是作为被他人为达到自己目的而利用的工具。所有的民族和社会都在寻求某种自尊的基本形式,即真诚(authenticity)、身份(identity)、尊严(dignity)、尊重(respect)、荣誉(honor)或社会承认(recognition)。这种自尊的性质和形式可能随不同社会和不同文化而不同。但是,随着发达国家“现代价值观”的扩散,这些原来有着自己深刻价值观念的许多第三世界社会,当它们与经济上和技术上先进的社会接触时,遭受了严重的文化混乱。这是因为国家的富强已成为普遍存在的价值标准。由于发达国家的物质财富非常重要,因此只有拥有经济财富和技术力量的那些国家——那些已经发展了的国家——才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和尊敬。

(3)自由:能进行选择。

我们提出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应包含在发展含义中的价值是人类自由的概念。这里,自由是从异化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和从社会受自然界、无知、他人、痛苦、制度和宗教信仰奴役中解放出来这种意义上来说的。自由含有社会及其成员选择范围的扩大,而同时在追求我们称之为发展的社会目标时外部限制达到最小。威廉·阿瑟·刘易斯强调经济增长与从奴役下取得自由之间的关系,他得出结论说:“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在于财富增加了幸福,而在于它增加了人类选择的范围”。与贫困相比,财富可以使人们能够获得对自然界和物质环境更大的控制能力(如通过与衣、食、居住产品有关的生产)。财富还可以使人们获得选择更多闲暇的自由,得到更多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自由,或者使人们否定物质需要的重要性和生活在精神冥想世界的自由。人类自由的概念还应该包括政治自由的各个部分,如个人安全、法律规则、表达自由、政治参与和机会均等等。

4.发展的三个目标。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发展”既是一种物质现实,又是一种精神状态。通过社会的、经济的和制度过程的某些综合,社会取得了获得美好生活的手段,不管这种美好生活包含什么内容,所有社会的发展最少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目标:

(1)增加诸如食物、住房、健康和保护等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并扩大它们的分配。

(2)提高生活水平。除了获得更高的收入以外,还应提供更多的工作,更好的教育,并对文化和人道主义给予更大的重视。所有这些不但用来增进物质福利,还用来产生个人和国家更大程度的自尊。

(3)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其办法是通过把人们从奴役和依附——这种奴役和依附不仅与其他人和民族国家有关,而且与无知和人类痛苦的力量有关——中解放出来。

因此,我们可以重述和拓宽一下西尔斯教授关于发展的含义:

(1)在一个国家中,一般生活水平已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使绝对贫困(即对维持生活的商品的剥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就业水平、教育、健康和其他社会和文化服务得到改善了吗?

(2)经济进步已在内部人与人之间和外部国家之间和地区之间两个方面提高了个人和集体的尊敬了吗?

(3)最后,经济进步扩大了人们的选择范围,使人们从外部依附和内部受其他人和制度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了吗?或者只是用一种形式的依附(比如说经济上的依附)代替了另一种依附(比如思想文化上的依附)?

如果对以上三个问题的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话,那么这些现象就构成了真正的发展,具有这些表现的国家无疑可以称得上是发达的。如果只有第一个问题(它相当于西尔斯教授的三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而其他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样的国家在更基本的意义上说仍然是欠发达的国家,它只能被称为“经济上较发达”的国家。在这种情形下,称世界上的一些富国为经济上发达的国家较为适当,但从彻底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分析来评价,它们是不是真正发达尚需商榷。根据西尔斯的意思,假如对第二个和第三个中心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即如果人们感觉更少的自尊、尊重或尊严,或者如果他们的自由选择受到限制),那么,即使出现了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增加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称这种结果为发展也是会令人误解的。

对经济增长的质疑

像其他每一件事情一样,经济增长也有它的代价。如果经济增长的获得可以不付出任何损失的话,每个人都会完全地拥护它。但是,由于经济增长的确有其不利的一面,所以,人们根据他们对经济增长的好处和坏处所作的评价不同而对经济增长抱有不同的态度。他们可能不喜欢那种

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社会，而偏爱稳定社会中所流行的态度与制度；或者，即使他们与增长社会的制度是一致的，他们也可能不喜欢从稳定社会变为增长社会的转变过程；因此，他们可能得出经济增长的好处还抵不上由此引起的扰乱损失的结论，也可能得出应该缓慢地引入增长，以便社会有尽可能长的时间来适应经济增长所引起的变化的结论。我们将从增长的好处开始，然后根据增长所要求的态度，以及在转变过程中所引起的扰乱来考察增长的代价。

1. 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在于财富增进了幸福，而在于增加了人类选择的范围。要把财富与幸福联系在一起是困难的。幸福来自于看待生活的方式：安逸地生活，常常想着快乐的事而不去想痛苦的事，无忧无虑地生活，不为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担忧。如果财富所增加的资源大于它增加的欲望，财富就可以增进幸福，但财富并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富人比穷人更幸福，或者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他们变得更幸福了。如果一个人在获取财富时不能使生活安逸，而是要更多地担心资源和未来，那么，财富就减少了幸福。确实有证据表明存在这样的情况：如果经济增长是从警惕地寻找并抓住经济机会中得来的，那么，唯一可以预期的是，它所带来的幸福比我们在那些人们对增长漠不关心的社会里所看到的幸福更少。

有证据表明美国人的精神分裂要比其他国家严重得多，而且，即使考虑到统计报告的差别，高自杀率与一个已富裕社会中追求更大成功存在着因果联系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既不能说，财富的增加使人们更幸福，也不能说，财富的增长减少人们的幸福，而且，就算我们能这样说，这也并不是反对经济增长的一种决定性理由，因为在生活中，幸福并不是唯一的好事。我们并不知道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但如果生活的目的是幸福的话，那么，在很久之前进步就应该停止了，因为并没有理由可以相信人比猪或鱼更幸福。人与猪的区别在于人更能控制自己的环境，而不是人更幸福。根据这个标准，经济增长基本是可取的。

经济增长也给我们以选择更多闲暇的自由。在原始状态下，我们仅仅是为了活着而不得不极其辛劳地干活。随着经济增长，我们可以选择更多的闲暇或者更多的物品，而且，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作出更多的选择。

如果在贫困的农业国家和富裕的工业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就会得出相反的印象，因为在前一种国家中，在一年中天气不利于农业的大部分时间里，劳动者都闲着，而在后一种国家中人们必须常年工作；但这是一种错误的比较。如果我们不是比较工业与农业，而是比较富国的工业部门与穷国的工业部门，以及同样比较两国的农业部门，那么，我们就将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每个部门中的劳动时间几乎一直在减少；而且，随着机械动力的增加使用，劳动强度也降低了。

此外，正是经济增长不仅允许我们拥有更多的物品或闲暇，而且获得更多的服务。在最穷的国家中，需要 60%~70% 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粮食；而在最富的国家中，只要有 12%~15% 的人口从事农业够了。因此，富国可以省下更多的人力去从事其他活动——当医生、护士和牙医，当教师，当演员与文娱活动者，做艺术家或音乐家。许多哲学家评价“较高”的活动——艺术、音乐、哲学研究本身——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奢侈品，只有当经济增长允许从种植粮食这一基本工作中腾出日益增多的人手时，社会才有能力发展它们。确实，只需要有较少的剩余就可以养活艺术；而且，某些最高的艺术成就可以追溯到人民大众非常贫穷的社会。过去 100 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拓宽了人们欣赏与从事艺术的机会，而同时不一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影响某种最好艺术的数量或质量。但是，撇开最高的艺术不说，毫无疑问，人们的闲暇有了巨大的增长，而且人们也有机会去欣赏以前只是向少数人开放的奢侈品。今天欣赏一流作曲家作品的人数大多大于莫扎特或巴赫时代欣赏他的作品的人数。

妇女从经济增长变化中得到的好处比男人要多。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里，妇女很辛苦，要从事先进社会里由机器从事的家务工作——用几小时时间磨面，到几里之外去打水，等等。经济增长使这些工作和其他工作——纺纱和织布，教育子女，照料病人——转交给了外部机构，这些机构以更大的专业化和更大的资本来干这些活，并有了大规模生产的优越性。在这个过程中，妇女摆脱了艰苦的工作，从家庭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最终获得机会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可以和男人一样运用自己的思想与才干。男人可以为经济进步对男人是好是坏争论不休，但对妇女来说，争论经济增长的合理性就等于是争论妇女是否有机会不做牛马而加入人类。

经济增长还使人类能纵情享受更大的人道主义的奢侈。例如，在最低的生存水平上，很少有什么剩余物品能用于那些不能自立的人，而且，最弱的人必定难以生存。只有当物品剩余时，人类才增加了对麻风病患者、精神错乱者、跛子、盲人或其他意外受害者的关心。文明社会中对病人、能力低下者、不幸者、孤儿寡母的关心欲望并不一定比原始社会大，但文明社会中有更多的剩余物品可用于这一目的，从而事实上就表现出更大的人道主义。

对于那些政治渴求的社会来说，经济增长可能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增长可以防止无法承受的社会紧张状况的发生。例如，在某些国家，如英国，工人阶级或其代言人要求越来越多的工资，以及要求对住房、教育、卫生和其他舒适物品越来越大的支出。如果在这种社会中人均收入是稳定的，那么，只能以损害另一个集团的利益来满足一个集团的欲望，这就必然引起国内冲突。在民主时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严重的国内冲突阶段，除非人均生产迅速增长，导致资源接近于满足人们的渴求。这是经济增长引起政客们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

2. 对经济增长的批判。

对经济增长的抨击的理由之一是有些人不喜欢节约的精神，而节约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在那些人们会殚精竭虑地去寻求并抓住经济收益——无论是通过增加收入还是减少成本——机会的社会里，增长是最迅速的。虽然这种节约的倾向同样可能仅仅来自于减少辛劳和增加用于享受和精神追求的闲暇的欲望，但是，除非它与追求财富的欲望相联系，无论是为了财富本身，还是为了财富带来的社会名望或支配他人的权力，否则它实际上似乎是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的。可以争辩的是，节约是一种美德，这就是说，把憎恶浪费和最好地利用自己的资源作为强加在人身上的神圣职责，就同憎恶谋杀和照顾孤儿寡母作为强加在人身上的神圣职责一样。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意我们有一种神圣的职责去为资源和流逝的时光操心费力；这些人会说，节约在神经能量和人类幸福上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它是一种罪过而不是美德。他们可能承认有一种节约和努力工作以便达到健康与舒适所必要的某种最低生活水平的责任，但他们争辩说，超过了这一水平而从事节约是不值得努力的。而且，即使是那些承认节约